

冯唐:我可以坦然面对阿法狗了

1

公历2011年10月6日,乔布斯死后第二天,在地球范围内,有十三个人在十个城市用不同方式宣布他们继承了乔布斯的衣钵,给出的理由也彼此不同。

2

公历2011年10月6日那天,我走在中关村大街上。

现在想起,我忘掉我为什么走在中关村大街上了。可能只是因为那天天气好。天蓝得又高又透,小风儿脆脆的,让脑子清爽又不让身子冷。北京像某些长得按你命门的妇女,一身的毛病,但是偶尔好起来,让你在瞬间忘记她一切的毛病,仿佛初次相见。

每当有个好天儿,人民欢天喜地,从各自的住处钻出来上街了,各个公园都挤满了人民,各种老人推着各种小孩儿,没小孩儿可推的老人在好天儿里唱京剧、跳新疆舞,各种非老人、非小孩儿的人民五公里、十公里、半马跑、全马跑,不辜负任何好天气。

在中关村大街上转悠的那天,我先后遇上三个人,年龄相差不到十岁,都问我:“你信不信?乔布斯之后,就看我的了。”

年岁最大的,就是我认识很久了的小浩浩。那天,他遇到我的时候,他没笑,他说:“你严肃点,乔布斯昨天死了,我很难过。他打下了那么好的基础。他做创意,库克做执行;他负责战略,库克负责战术。手上现金无数,他的见识又修炼到了金字塔顶尖下一米的高度,太可惜了。在科技上唯一能给我压力的人不在了,我很伤心。你不要笑。昨天听到消息后,我勉强开完公司里必须开的两个会,天黑了,我一个人走出公司写字楼,在路边的煎饼摊儿点了个煎饼,在等大妈做煎饼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坐在中关村大街的马路牙子上,哭出了声儿来。但是,我今天又想了想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科技上唯一能和我竞争的对手也不在了,我能干的事儿突然多了好多。他命不好,我命好。我是一只猛虎,乔布斯给了我他的衣钵,也给了我他的理想和使命,他的灵魂是我猛虎的双翼。我要转行。我不做英语培训学校了,干掉旧东方英语培训学校没什么成就感,我要做手机,做人类未来百年、千年,甚至万年里最重要的工具。”

我问:“手机的确越来越重要,毫无疑问,将会是人们用得最多的人造器物。但是,问题来了,凭什么你来引领手机行业?换句话问,你凭什么做手机?手机是要烧钱的,你没钱。即使你用你的理想和人格魅力形成近似于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场,融到了钱,烧钱的心理压力你也不一定能受得了,手机还没做出模样,人先挂了。手机的产业链很长,从设计、研发、采购、生产、市场、渠道、物流、客服到售后维修等等,在这个行业里,你不认识任何一个能干的人,怎么组织团队?而且,竞争这么激烈,跨国企业、国企、私企都有做手机的,而且都做得不错。”

小浩浩想了想,说:“有再多的公司做手机也没用,他们没有乔布斯的见识。我为什么做手机?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的手机都做得太差了,连苹果手机都算上,作为人类,我很失望。”

我做过十年管理咨询,现在做投资,小浩浩的想法严重挑战我的职业判断,我的职业病犯了,接着劝:“你可以为人类做的事情儿还很多,以你的口技,在现实的扭曲场里,找些竞争没那么激烈,但是痛点又很痛的领域做。这些领域要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市场细分足够小,吸引力不够强,没有苹果、西门子、日立或华为这样的大公司纠集一票人马和你硬干;第二,市场细分足够大,能容得下小十家玩家要,否则空间太小,你无法生存;第三,市场增



长足够快,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增长,这样你的日子才能过得相对舒服,犯一些错误,不怕;第四,市场的衍生性很好,好讲故事,就好一轮轮融资,从产品到服务到系统到平台到生态,从十个亿到一百亿到千亿、万亿,尽管目前小,但是想象空间大,这些想象空间还都能用估值模型量化。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点出几个有这些特点的领域……”

小浩浩的回答很简单:“你说的这些领域都不错,你的战略眼光很好,但是,乔布斯没做过耳机、电动车和空气净化器。我是乔布斯的衣钵传人,我也不做这些,我只想做手机。”

3

四十五岁之后,五分之四的人我见了一面之后就不想见第二面了。尽管这五分之四的人里的某些人似乎对于我的工作很重要,我还是能不见就不见了。我爸是这么教我的,其实你唯一能支配的是你的时间,有些人似乎重要,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动动脑筋,其实他们都是可以被替代的,找个你真想见的替代。剩下的五分之一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好玩的人,一类是好看的人,又好玩又好看的人基本没有。慧极必伤,情深不寿,又好玩又好看的人常常很早就挂了,来不及出来见人。

朱紫是个我见了第一面还想见第二面的女人。朱紫属于好玩的人,有种生愣的智慧。她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总被父母说幼稚,直到有一天,她大声反驳她父母说:“我不是幼稚,我是用死亡来观照万物,我总觉得我活不长,感谢你们陪我。你们试试从我的角度、从人必有一死的角度、从你我明天都可能死掉的角度、从真理的角度来看看世界,你们会发现,你们的思路、言行、举止都是幼稚的,而我的行为是很好理解的。”

朱紫见我第二面的时候和我说:“尽管我开了一家人力咨询公司,但是撇开我个人利益不谈,我还是想劝你,你投资一个公司,不要太看重这个公司的战略和商业模式,要多看看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和团队,特别是创始人。战略可以梳理,商业模式可以慢慢摸索,甚至团队可以配,但是,创始人不可替代。如果可以替代,那你还不如直接去投那个替代者好了,省去很多麻烦。所以,除了商业尽调、财务尽调、法务尽调、IT尽调,你还要重视人力尽调。创始人的权重,应该占你投资决策的大半。”

我喝了口凉啤酒,发现朱紫聊非工作的事儿要可爱很多。我打算在工作的事儿上逗逗她,我说:“看人重要,还是看他做

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天下也无一成不变之小人。——《搜神记》

出的事儿更重要?如果能分出君子和小人,固然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天下也无一成不变之小人。看人有时候不如经事儿。”

朱紫有可能小我两轮,他们这代人说话比我们直接:“我们讲的是概率,您不是理科学霸吗?学霸老了就成杠头了?能经事儿当然好,可是您有机会和您要投企业的创始人都经事儿吗?您这辈儿人的常识教育都是谁教的啊!”

我又喝了口凉啤酒,问朱紫:“那你说,如何做人力尽调?”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雇我的公司,我帮你做。”

“你有什么科学手段?”

“属相匹配啊,星盘分析啊,血型契合啊,还有紫微斗数、八字、面相、手相等等,看你倾向于西化还是国学。”

.....

4

公历2015年8月底,我收到了小浩寄过来的一个包裹。打开是七部手机,七个不同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

我自己留了一部红色的,其他送给了周围的人。

5

朱紫打电话让我去她办公室,说要给我看个东西。我说能不能发截屏给我、能不能微信留言、能不能电话里说。她说不能。

我走进朱紫的办公室,她电脑开着,她的表情似乎是活着见到了鬼。

“你知道小浩浩在做C轮融资?”

“听说了。”

“领投的那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雇了我来做人力尽调。”

“于是你算了小浩浩的属相、星盘、血型、八字、面相、手相?”

“我最近在尝试一种新的人力尽调方式。你慢慢听我说。有家古怪的生物科技公司向我建议了一种古怪的分析方法,开始,我也不信,但是他们这次不收费,我想,不妨一试,多一个角度看问题也是好的,如果太荒谬不用就是了。这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技术主管问我,你想测小浩浩什么?我说,我想测他是否真继承了乔布斯的衣钵,还是只是有乔布斯的毛病,没有乔布斯的命。如果他真的继承了乔布斯的衣钵,这一轮的估值就合理。这个技术主管嘿嘿一笑,说:‘如果想测别的,现在这个技术还没有完善到这个程度,但是测小浩浩是否乔布斯附体,我们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你知道DNA吧?你知道基因吧?’.....”

“后来呢?”天还没黑,我眼前有些发黑,感觉后脖子有些冷汗渗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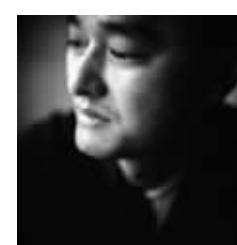
“后来我们设法从斯坦福医学中心找到了乔布斯的一些头发。在这个平台上测,五十一强相关位点,乔布斯都有,而且强度都很高,你看乔布斯的结果图。然后你看这个。”

朱紫给我看屏幕。屏幕上闪烁着五十一个强光点,和乔布斯的结果图几乎不可区分。

朱紫说:“这是小浩浩的基因检测结果。”

6

多年以后,小浩浩站在第一代灵魂手机SPHONE的发布会现场,面对一万一千个地球人,准会想起我2007年7月7日在加州湾区帕罗奥图镇上给他买第一代苹果手机的那个遥远的黄昏。



冯唐

1971年生于北京,诗人、作家、古器物爱好者。1998年,获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2000年,获美国Emory(埃默里)大学MBA学位。前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现从事医疗投资,业余写作。2013年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